

出版
文化出版社
花木蘭

曾永義
主編

輯刊 研究 文學 古典

初編 第7冊

性靈詩人與志怪小說家的自我觀照：
袁枚生死書寫之研究

張正良著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初編

曾永義主編

第7冊

性靈詩人與志怪小說家的自我觀照：
袁枚生死書寫之研究

張正良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性靈詩人與志怪小說家的自我觀照：袁枚生死書寫之研究／張正良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

〔民99〕

目 2+226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初編：第7冊)

ISBN：978-986-254-371-9 (精裝)

1. (清)袁枚 2. 清代文學 3. 文學評論

847.5

99018479

ISBN - 978-986-2543-71-9



9 789862 543719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初 編 第 七 冊

ISBN：978-986-254-371-9

性靈詩人與志怪小說家的自我觀照：袁枚生死書寫之研究

作 者 張正良

主 編 曾永義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0年9月

定 價 初編 28 冊 (精裝) 新台幣 45,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性靈詩人與志怪小說家的自我觀照：
袁枚生死書寫之研究

張正良 著

作者簡介

張正良，1972年出生於臺南縣鄉間，大學時期與文學初相逢，似曾相識的生命觸動，於是心靈就不斷的在文學版圖中探索。1995年從臺南師範學院語教系畢業，進入教育界服務於南投縣南投國小至今。2002年冀在文學領域更上層樓，進修於中正大學中文研究所，深層的文學內涵鑄鑄，喚起文學靈魂的甦醒，2005年幸授碩士學位。致力於引導孩童們從文章創作中，體驗徜徉文學世界的怡然。

提 要

袁枚是盛清時期提倡性靈的佼佼者，其生活、園林、文學都有他個人性靈的無限蔓延，如影隨形的無處不在，他語言文字背後，情感欲望泌泌滲出推陳自我的形象。

袁枚許多有關自挽的詩作，及邀友人和自挽詩的作品，袁枚均整理成書並刊行。袁枚到處向人索和詩，好像要留下些什麼紀念似的。對於死袁枚毫不避諱地談論，以狂放之姿言「人人有死何須諱？都是當初死過來」。

死亡雖然是一個事件，但是走向死亡卻是連續的過程，文學家面對死亡逼近的過程，對真實死亡事件進行語文書寫，文學家的生命意識會傳佈在其中。故筆者嘗試將死放在生之過程中加以理解，而取材自與袁枚自敘傳文有關的性靈詩，及呈現生死看法的志怪小說《子不語》、《續子不語》來探究。從生死書寫的角度加以觀察，相互觀照袁枚面對生死的自我形象，冀能對袁枚文學呈示的現象多了解。當袁枚身處「生命危機」時，他的文學中呈現出怎樣的自我形象？從他的生死書寫中對「自我現象」的推陳，產生諸多的二元矛盾性與他受崇拜間有怎樣的關係？

謝 辭

中正有著綠意的校園，令我下班後來到中正上學，身體雖然疲憊，然心靈充盈著安舒。更讓我雀躍的是，中文所老師們的人文氣息薰陶。三年的光陰，在熱情的南風中，將告一段落。

這篇論文的完稿，要感恩許多人。感謝三年來指導過我的師長，使我向學術的殿堂前進。謝謝毛師文芳的指導，老師對於學術研究的用心與熱忱，的確值得我效法與學習。是老師上進精神刺激著我努力，每當遇到寫作瓶頸時，老師循循善誘，讓我走出思緒的盲點。感謝老師在論文的架構與研究方法上，提點我諸多意見與啟發。一路上在老師引領下，我才堅強地經歷這一遭。感謝陳師金木與蕭師義玲在忙碌地研究工作中，特地撥冗審查論文，細心檢閱，詳加指正，予我寶貴的修改建議，以彌補我論文疏漏之處。

感謝同門同學宗毅在論文撰寫期間，互相的鼓勵與討論，彼此分享寫作心得。感謝我們班代明賢的用心，聯絡傳佈系上的訊息。感謝金松學長架設網頁，分享學長姐們的學習經驗。感謝莉環學姐對於口試經驗的分享與提醒。感謝清彬、韻柔在洽辦論文口試上的協助。

感謝我所服務學校，南投國小蔣校長碧珠的勉勵，以及同事們的關心照顧。感謝父母的支持與體諒，身邊長輩的照料。感恩這一路上親朋師友的陪伴，促使我完成這本論文，謹以此論文獻予我親愛的家人。

2005年仲夏 正良 謹誌於山城



目

次

壹、緒論	1
一、研究動機	1
二、關於袁枚	5
三、性靈文學	13
四、前人研究成果概述	17
五、研究觀點與面向	22
貳、面對疾病：病中詩	27
一、前言	27
二、病中情感的需求	29
三、病中以詩連繫外界	48
四、遊戲心態	58
五、表面的生死豁達	61
六、小結	63
參、面對死亡：自挽詩、告存詩、自壽詩	69
一、前言	69
二、自挽詩、告存詩、八十自壽詩的意涵	70
三、時人的應和	81
四、小結	94
肆、面對怪力亂神：《子不語》、《續子不語》	95
一、前言	95
二、道德的世界	98
三、情欲的世界	121
四、兩個世界交織出的生死觀	135
五、小結	154
伍、結論	157
一、性靈詩人與志怪小說家的疊影	158
二、生命的二重奏	160
三、甘願為情所困	164
四、個人神話的創造	167
五、尾聲	172
參考文獻	175
附錄	
附錄一：袁枚病中詩、自挽詩、告存詩、自壽詩繫年	187
附錄二：眷戀美色——袁枚詩作中的情欲主體意識初探	198

壹、緒論 (註1)

一、研究動機

人類的性靈從來就是屬於個人私密的範疇，在外在的形式環境下，處於自由空間。不論在專制的古代或是民主自由的現代，性靈的本質從沒有改變，只是在歷史時空環境中或隱或顯而已，性靈本質依然活潑靈動，由多元的途徑展現，於繪畫、書法、音樂、舞蹈、文學、事業、生活中揮灑。

如果我們採用穆勒所定義的自由——一種對性、原創性、歧異性和天才、品味的追求與維護——我們可以在十八世紀的傳統中國，找到足夠的空間，

[註1] 本論文所引用之袁枚文本，請參見：

- (1) 袁枚著，《隨園詩話》、《隨園詩話補遺》（臺北縣：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4年2月初版）。為方便引註，書名以《詩話》簡稱之。
- (2) 袁枚著，《小倉山房詩集》、《小倉山房詩集補遺》請參見，王英志編，《袁枚全集》第一冊（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9月初版）。為方便引註，書名以《詩集》簡稱之。
- (3) 袁枚著，《小倉山房文集》請參見，王英志編，《袁枚全集》第二冊（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9月初版）。為方便引註，書名以《文集》簡稱之。
- (4) 袁枚著，《小倉山房尺牘》請參見，王英志編《袁枚全集》第五冊（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9月初版）。為方便引註，書名以《尺牘》簡稱之。
- (5) 袁枚編，《續同人集》請參見，王英志編《袁枚全集》第六冊（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9月初版）。
- (6) 袁枚著，《子不語》、《續子不語》請參見，王英志編《袁枚全集》第四冊（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9月初版）。

以下的引註若再引用這些書籍，僅列書名、卷次／篇名／條次、頁次於引文後。

讓有特殊才華的士大夫發抒個性，營造出品味獨特的士大夫文化。這種恣情縱欲的自由空間，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許多時段中，都受到極度甚至完全的壓縮。從這樣的視角出發，我們格外能體會在專制皇權中的那片廣大自主空間的可貴。〔註2〕

袁枚是盛清時期提倡性靈的佼佼者，其生活、園林、文學都有他個人性靈的無限蔓延，如影隨形的無處不在，他語言文字背後，情感欲望泌泌滲出推陳自我的形象。對於專制皇權體制的官僚制度組織成員，袁枚進士及第後，當了一段歲月的官員，自己不喜官途之環境，又遇仕途上的人事問題，他的性靈蠢蠢欲動，藉此機會就轉進隨園。

袁枚帶動了性靈詩派在盛清時的鼎盛風氣，他也成為「隨園派」〔註3〕群體中的偶像人物。袁枚在隨園派雖為偶像人物，可惜袁枚的影響力，在他離世後就逐漸消逝，他並沒有留下典範般的長遠迴響。當性靈派的主導人物離世時，幾乎派門的生命力就減弱了，甚至進入瓦解的階段。王英志先生云：

嘉慶二年性靈派主將袁枚逝世，性靈派聲譽開始下降。……性靈派興起于乾隆十四年（1749）至二十年（1755），初步成派，三十年代產生影響，五十年代至嘉慶二年袁枚逝世前為鼎盛期。嘉慶三年至嘉慶十九年為逐漸衰落期。整個時期又以乾隆五十年左右為前后期分界。性靈派存在時間一個甲子多點。因此從時間角度而言，性靈派不過跨越乾嘉二朝，基本呈共時性形態。〔註4〕

雖然形式上的性靈派在盛清文學流派中退場了，但是袁枚身為一位作家，將自我的情感欲望真實書寫在文學，展現個人主義般的自由空間，相信在袁枚以後的作家，出現性靈自由表達個人情感欲望——自我現象——的作家，是

〔註2〕 詳細內容請參見李孝悌著，《戀戀紅塵——中國的城市、欲望與生活》（臺北市：一方出版社，2002年初版），頁24。

〔註3〕 「隨園派」一詞是袁枚所自稱，其言：「獨吾門下有兩君子：一韓廷秀，字紹真，金陵人；一吳貽詠，字種芝，桐城人。二人者，與余相識已久，無師弟稱。韓中庚戌進士，吳人癸丑翰林後，都來執贄稱師。其胸襟迥不凡矣。余按：西漢惟于曼倩官廷尉後，才北面迎師，學春秋。二賢可謂有古人風。韓題劉霞裳兩粵遊草云：『隨園弟子半天下，提筆人人講性情。讀到君詩忽驚絕，每逢佳處現先生。經年共領江山趣，一點真傳法乳清。努力更成三百首，小倉集定不單行。』余道此詩，亦隨園派。」請參見《隨園詩話補遺》，卷八，第六十條，頁786~787。

〔註4〕 請參見王英志著，《袁枚暨性靈派詩傳》（長春市：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頁16~17。

可以預見的。因為性靈自由被啟動就存在了，存在作家的作品裡。

在明清的作家中，筆者找到袁枚許多有關自挽的詩作，及邀友人和自挽詩的作品，袁枚均整理在自己的書中來刊行，袁枚的自挽文學是有趣的文學創作〔註5〕。自挽始自陶淵明〔註6〕，晚明的文人此舉也大有人在，延續至袁枚時，袁枚並非單純自挽，他開創自挽文學的另一風貌，這樣的現象真是令人好奇。「久住人間去已遲，行期將近自家知。老夫未肯空歸去，處處敲門索挽詩。……臘盡春歸又見梅，三才萬象總輪回。人人有死何須諱？都是當初死過來。」（〈諸公挽章不至，口號四首催之〉《詩集》卷三十二，頁800）詩中袁枚對人生的結束，他已先自我預期，但是袁枚一副不善罷甘休的心態，自己寫下自挽詩，又到處向人要詩，好像要留下些什麼紀念似的。對於死袁枚毫不避諱地談論，以狂放之姿言「人人有死何須諱？都是當初死過來」。閱讀袁枚自挽詩，不禁令人想一探袁枚何以能表現出如此豪邁口吻之詩呢？

曹淑娟先生曰：

死亡作為莊嚴人生的一部份，既是普遍而共同的事實，卻也是個別而相殊的經驗。環繞著死亡，人們體認生命歷程的有限性，由生到死不可回轉的必然性，也感受著不可預知、不可演練的迷離虛幻之感，死生亦大矣的喟嘆，令人不能不徘徊往復、致意再三。文學作為生命意識的表現，死亡的課題自古至今都是創作活動關注的對象。……面對死亡的議題，可能大多數人沈浸於恐慌傷痛之中，但是不同的生命個體、相殊的生存情境與生活經驗，使得人們對於死亡的回應也有不同。……人身常在，有關死亡的文學活動未曾停歇。有的反映著以死亡作為普遍命題的思索與感受，有的則載述了與死亡照面的個別經驗，而這些經驗或者來自他人，或者來自自身向死亡逼近的過程，表現的形式手法與情感姿態繁複而多元。繁複多元的表現背後，疊映著它們所生成的社會習俗、宗教信仰、倫理感情、

〔註5〕 筆者研究此主題，是受毛文芳師的啟發，老師致力用心於明清文學的研究領域，老師曾言：「明清時期的文人，有一些自挽的文學作品，這些作品裡頭，有著文人『顧影自憐』的身影。」筆者試著，想從袁枚有關生死書寫的文學作品進行觀察，了解袁枚在生死書寫中的顯影情形。

〔註6〕 請參見曹淑娟撰，〈從自敘傳文看明代士人的生死書寫〉（《古典文學：第十五集》，2000年9月），頁208。

意義價值等等文化機制的光影。〔註7〕

死亡是人的共通現象，但面對死亡每個人的看法不一定相同。每個人有著自己面對死亡的態度，此態度決定於個人生命的背景。死亡雖然是一個事件，但是走向死亡卻是連續的過程，文學家面對死亡逼近的過程，對真實死亡事件而進行語文書寫，以此為課題來發表文學作品，該文學家的生命意識會傳佈在其中。故筆者嘗試將死放在生之過程中加以理解，以袁枚文學作品裡與生死書寫有關的語言文字加以觀察，冀能對袁枚文學呈現的現象多了解。

有曹先生〈從自敘傳文看明代士人的生死書寫〉一文的啟發，加上王英志先生對袁枚生死觀的研究觀點〔註8〕，筆者更肯定本論文的研究取向。筆者就以袁枚自身自敘傳文中的性靈詩為主，而不取材袁枚為他人死亡而作的文學作品。袁枚最標榜自我的性靈詩，袁枚的性靈詩幾是他生活點滴的紀錄，因此在詩作中袁枚的自我形象，是有可信度的。再則袁枚還是志怪小說作家，在小說中也有著作者的顯影，呈示出他個人的生死觀點在裡頭。從袁枚親身面對病與死的詩作，以及隱含個人生死看法的志怪小說，來為袁枚個人作自我觀照。當袁枚身處「生命危機」時，他的性靈詩與志怪小說呈現出怎樣的自我形象？從他的生死書寫中對「自我現象」〔註9〕的推陳，產生諸多的二元矛盾性與他受崇拜間有怎樣的關係？這些有趣的問題，實是引發筆者探討此

〔註7〕 筆者由〈從自敘傳文看明代士人的生死書寫〉一文得到啟發，而擬定「袁枚生死書寫之研究」為研究論文題目，特此感謝曹淑娟先生。此段曹先生所言，關於文人面對生命死亡而抒發的文學，確有值得觀察探究之處。引文請參見，同註6，頁205~206。

〔註8〕 據筆者所蒐集到有關袁枚的論文中，直接研究袁枚生死觀的學者，是王英志先生。他所提出袁枚的生死觀是：「有生就有死」與「尊生與戀生」。王英志先生如此的看法，相當切中袁枚的生死觀，但並沒有將袁枚對生死的看法完全說盡，因此筆者本論文對袁枚生死書寫作研究，其可探究的空間頗大。請參見王英志著《袁枚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頁362~372。

〔註9〕 羅蘭·巴特云：「公開賦予作家一副健康的肉身，透露出他喜歡略帶澀味的白酒與半生不熟的牛肉，對我而言是更具奇蹟、更富高貴本質的藝術產品。並不是他每天的日常生活細節讓我更清楚他的靈感本質，或讓它更清晰，而是這個作家藉這種自信所強調的整體神話的奇特性。因為我不得不將能一邊穿著藍色睡衣、一邊又能彰顯自己是宇宙良心的巨大存在實體，歸屬於某種超人特質，或以喜愛乳酪的呼聲同時宣佈他們即將出現的『自我現象學』為業。」請參見羅蘭·巴特著，許薔薔譯，《神話學》（臺北市：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6月初版二刷），頁23。

論文主題的主因。

二、關於袁枚

(一) 袁枚簡述

袁枚字子才，小字瑞官，號簡齋，又號存齋，世稱隨園先生，晚年自號隨園老人、倉山叟等。他出生在西元 1716 年（康熙五十五年），卒於西元 1797 年（嘉慶二年），人生的長度共有八十二年的歲月，袁枚在三十三歲辭官後，他的事業由官途轉而投入文學創作事業，在文學的性靈天地裡悠遊自在，他一生的創作豐富。著述之作有：《小倉山房詩集》、《小倉山房文集》、《小倉山房外集》、《袁太史稿》、《小倉山房尺牘》、《牘外餘言》、《子不語》、《隨園詩話》、《隨園隨筆》、《隨園食單》等。編纂之作有：《續同人集》、《八十壽言》、《紅豆村人詩稿》、《南國詩選》、《碧腴齋詩存》、《湄君詩集》、《袁家三妹合稿》、《隨園女弟子詩選》等作品。存目之作〔註 10〕有：《幽光集》、《積翠軒詩稿》、《五家集》、《今雨集》等作品。〔註 11〕

《清史稿》中對袁枚的記載云：

錢塘人。幼有異稟。年十二，補縣學生。弱冠，省叔父廣西撫幕，巡撫金鉞見而異之，試以〈銅鼓賦〉，立就，甚瑰麗。會開博學鴻詞科，遂疏薦之。時海內舉者二百餘人，枚年最少。試報罷。乾隆四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改知縣江南，歷溧水、江浦、流陽、調劇江寧。時尹繼善為總督，知枚才，枚亦遇事盡其能。市人至以所判事作歌曲刻行四方。枚不以吏能自喜。既而引疾家居。再起發陝西，丁父憂歸，遂牒請養母。卜築江寧小倉山，號「隨園」，崇飾池館，自是優游其中者五十年。時出游佳山水，終不復仕。盡其才以為文辭詩歌，名流造請無虛日，談諧詼蕩，人人意滿。後生少年一言之美，稱之不容口。篤于友誼，編修程晉芳死，舉借券五千金焚之，且恤其孤焉。天才穎異，論詩主抒寫性靈，他人意所欲出不達者，悉為達之。士多效其體。著《隨園集》，凡三十餘種。上自公卿，下至市井販，皆知其名。海外琉球有來求其書者。然枚喜聲色，其所

〔註 10〕 存目之作意指著，袁枚編選或注釋的他人著作知其名而不見其書者。

〔註 11〕 袁枚的這些文學作品，是依王英志先生所考證，而加以引用。同註 8，頁 296～310。

作亦頗以滑易獲世譏云。卒年八十二。〔註12〕

《清史稿》對袁枚的評論算中肯，稱許袁枚年少展現文才。為官治績深獲百姓之心。袁枚一生優游在文學約有五十年，他是辭官後才真正投入在性靈詩創作與宣傳，在生前造就性靈詩的風潮。然而他的為人重聲色，是他受世人譏評之處。

袁枚的隨園文學注重在論詩，袁枚的詩較受世人矚目。然而他論文也頗有見地，也值得我們來探討。隨園文論在桐城派文人看來，被批評為小說氣，甚至被譏為野狐禪。郭紹虞先生曾予袁枚較持平的評論，袁枚對自己所作古文頗自負，從他個人自信觀之，實不應人云亦云地譏斥袁枚的文論。袁枚所作古文自有其價值，因在清中葉一般的學者大多致力於考據工作，能承續清初學者思想而加以發揮的清中葉學者，大概只有章實齋與袁簡齋二位了。雖然章、袁二人學問思想有所不同，但是能承繼清初學者思想是值得肯定的。廣博地做學問是他們為學有成就的要因。〔註13〕

袁枚之文被桐城派所譏，然郭紹虞先生卻另有一番見解，肯定袁枚論文之處，在於袁枚為學的態度，不將學問侷限在狹小的範圍裡。袁枚曾在〈宋儒論〉一文中言：

宋儒之講學而談心性者，際其時也，氣運為之也。今之尊宋儒者亦際其時也，氣運為之也。是何也？漢後儒者有兩家：一箋注，一文章。為箋注者，非無考據之功，而附會不已；為文章者，非無潤色之功，而靡曼不已。於是宋之儒捨其器而求諸道，以異乎漢儒；捨其華而求諸實，以異乎魏、晉、隋、唐之儒。又目擊夫佛老家講張幽渺，而聖人之精旨微言反有所闕而未宣；於是入虎穴，探虎子，闖二氏之室，儀神易貌，而心性之學出焉。」

此段話是袁枚對宋儒之學，為何會走入心性之學的看法。宋儒為傳承闡揚儒家要旨，面對佛老二家的挑戰，所以宋儒精研儒家心性之學，以期使儒學再

〔註12〕採用王英志先生所輯之袁枚傳記資料，是因王英志先生所考訂編輯之《袁枚全集》獲學界公認而眾人引用。請參見王英志編，《袁枚全集》（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9月初版），第八冊，附錄二之袁枚傳記資料，頁1～2。已回對國史館校註《清史稿》（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9月初版第一次印刷）卷四百九十二，列傳二百七十二，文苑二，頁11182。

〔註13〕請參見郭紹虞著，《中國文學批評史》（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8月初版一刷），頁512。

顯優勢。此處袁枚沒有批評宋儒之不是，只是客觀陳述理由。

孔子之道若大海然，萬壑之所朝也。漢、晉、唐、宋諸儒，皆觀海赴海者也。其注疏家，海中之舟楫桅篷也；其文章家，海中之雲烟草樹也；其講學家，赴海者之郵驛路程也。路程至宋，定矣盡矣，但少一行者耳。「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何暇再爲之貌其迹而捨其審乎？有源而無流，溝井之水也；有本而無末，槁暴之木也。安得不考名物象數於漢儒，不討論潤色於晉、唐之儒乎？……後世學者未必能勝宋儒，亦未必不如宋儒。要惟是其言，而不必迂拘墨守；非其言，而不必菲薄詆呵。則所以論宋儒者定矣，所以論漢、唐、魏、晉諸儒者，亦定矣。（《文集》卷二十一，頁367～368）

此段袁枚在表達，歷史上各朝代之儒者，對於孔子之學的闡述，各有不同詮釋，然這些是趨向孔子之學的諸多路徑，具有殊途同歸之意，並不是彼此不可見容。袁枚是用一種包容納藏的心胸，吸收各家所長，往學問之路深入。

在袁枚的詩論主張方面，也有被人誤解之處，其原因可能是：袁枚生性風流好美色，如此行徑在舊禮教是不被見容的。因此舊禮教者對於袁枚的詩抱輕視看法，他的詩論更引不起舊禮教者的興趣，故就被抹煞了。予袁枚此負面評價的代表人物，是章學誠與趙翼。屬正統派的王昶，更把袁枚的詩視爲野狐禪。沈德潛對袁枚有所微辭之處，就在詩中的語言文字，呈示情欲太多，且顯得輕佻。袁枚所著的《隨園詩話》，被詬病內容的收取太過泛濫。再則袁枚的爲學層面頗廣，連考據之屬也涉及，被人批評爲蕪雜浮淺。〔註14〕

如此的說法，指出袁枚的爲人放誕風流行徑，影響到他的詩論。這是牽涉到德與才的考量，也可說是爲學與做人的考量。若只論袁枚之才，不見袁枚之爲人，其詩論頗有可觀之處。若以禮教道德爲評論準則，則袁枚的詩才，就無一可論之處了。袁枚在世人的眼光裡，就是徘徊在才與德之間，故有稱者亦有譏者。

袁枚是清代乾嘉詩壇盟主、性靈派主將，以及古文家、小說家，大半生

〔註14〕郭紹虞說：「有了上述幾種原因，所以隨園詩論，在當初雖曾披靡一時，然而一到身後，非惟繼起無人，即求不背師說者已不可多得了；非惟不背師說，即不求至入室操戈者也不可多得了。」詳細內容請參見，郭紹虞著，《中國文學批評史》（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8月初版一刷），頁525～526。

致力于詩文創作。其思想以孔、孟與莊子為基礎。袁枚承襲晚明啓蒙思想之遺風，尊孔而疑孔，入俗又超俗，舊習未盡卻思想解放，是封建盛世向近代社會過渡時期傑出的文學家與思想學術批評家。〔註15〕

（二）捨仕途轉隨園文學之路

袁枚一生的行事作風，雖然都是他自己所決定的，但是不論他怎麼去評論他人，他也是脫離不了在評斷他人的同時，自己也受到了他人的影響。筆者認為袁枚會作生挽詩，並不是空穴來風，畢竟他不是歷史上第一個作自挽的文人，是受到歷史上文人的影響。據曹淑娟先生研究，曾引陶淵明的自挽文學：「晉陶淵明病不求藥、不禱祀，為自祭文、輓歌自寫臨終心情，並留下遺占之言，早已展示了一個善處生死之際的典範，後代希陶慕陶者，實多有見於此。所謂『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白駒，寄寓逆旅，與大塊而枯榮，隨中和而放蕩，豈能戚戚勞於憂畏，汲汲役於人間。』」以如此的說法，陶淵明的自挽、自祭文學，是一項宿昔的典型，也可說是此類文學的初始。〔註16〕

筆者認為袁枚受陶淵明影響而有自挽的想法與作法，這是其來有自的，因袁枚對陶淵明詩中，呈現作者性靈的特性給予讚賞。袁枚曾云：「宋潛溪曰：『人皆云：『陶淵明不肯用劉宋年號，故編詩但書甲子。』此誤也。陶詩中凡十題甲子，皆是晉未亡時，最後丙辰，安帝尚存，瑯琊王未立：安得晉家年號乎？其自題甲子者，猶之今人編年纂詩，初無意見。』」（《詩話》卷十二，第五十八條，頁414）袁枚此處對陶淵明的了解，是從歷史時間的角度切入，來判定陶淵明並不是不肯用劉宋的年號，而是以甲子記年來編詩，是正常的現象，不是因不喜劉宋，才用甲子來編詩的。如此看來，袁枚並不是真正懂陶淵明的內在思維。據葉嘉瑩先生言：

陶淵明第一次出來做官，他的傳記上說是因為「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這是為貧而仕。可是在孫恩叛亂的時候，陶淵明曾做過桓玄的官吏，還曾為桓玄奉使入京，向朝廷請求討伐孫恩。那時他以為桓玄果然是為國家做事的，但隨著桓玄野心的逐漸暴露，他失望了。桓玄篡逆的時候，討伐桓玄的主力是劉裕，陶淵明也做過劉裕手下的官吏，可見他也曾以為劉裕是可以為國家擔當大事的人。但劉裕

〔註15〕此資料引自此書的內容簡介部分。同註8，無頁碼。

〔註16〕同註6，頁208~209。

也開始走上了篡逆的道路，這使陶淵明相當失望，於是第二次辭官不做了。陶淵明最後一次出來做官，他自己在〈歸去來兮辭〉的序裡曾說過，是因為「幼稚盈室，餼無儲粟」，這又是為貧而仕。但他這一次做彭澤縣令，也只做了八十天左右就辭職不幹了。因為，當時那個官僚社會是腐敗、邪惡的，不但完全不符合陶淵明的理想，而且使他無法忍耐。〔註17〕

那麼就算陶淵明不用劉宋年號來編詩，也是有正當的理由，因為劉宋取得天下的方式，並不是淵明心目中理想的方式。

故筆者看出袁枚對淵明的理解，是有誤解的地方，袁枚就因著誤解而對淵明發表評論。甚至是應和著淵明的〈飲酒二十首〉詩〔註18〕，而作〈陶淵明有〈飲酒二十首〉，余天性不飲，故反之作不飲酒二十首〉詩（《詩集》卷十五，頁292~294）陶淵明的〈飲酒二十首〉詩中，將他的人生態度、價值觀、理想影射於其中；袁枚的〈陶淵明有〈飲酒二十首〉，余天性不飲，故反之作不飲酒二十首〉詩，也是如此。袁枚的用意，是要以此對陶淵明發表評論與對比的詩作，讓人覺得自己是有別於淵明的殊異性。故可從這兩組詩來觀照袁枚的人生觀、價值觀、心中的理想，也可以較清晰地察覺，袁枚離仕轉文學之路的心路歷程。

1. 隱逸是向文學轉折的手法

袁枚在〈陶淵明有〈飲酒二十首〉，余天性不飲，故反之作不飲酒二十首〉詩中，特意與陶淵明打對台，有企圖突出自己想法比陶淵明高的意味。袁枚以為陶淵明還依賴酒來示現超脫之境，還是有所待的。心境的體會不一定得依恃酒來契入，仍是可以有一樣的體會境地。陶淵明在世人的心中，有一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清名。仕途上的生活不合乎他心中的理想，他實在很想發揮儒家的治世精神，然而晦暗的政界，令他無法施展抱負，轉而獨善其身，所以寧願選擇捨仕途走向隱逸的生活，他的目的是捍衛自我的理想。在盛清時空下的袁枚，他走向離宦隱逸於園林中之路，是刻意地選擇乞病歸隱，有他的政治前途發展性上的考量，也有轉行的思索。在盛清時期的「士商」階層

〔註17〕請參見葉嘉瑩著，《陶淵明飲酒詩講錄》（臺北市：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2月初版一刷），頁225~226。

〔註18〕請參見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82年6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頁86~100。

之間是互通的，甚至是二種職業兼備在一身。

觀看袁枚一生所做的事業，有任公職、文學作家、地主、販售文學作品的商業行爲。若要以截斷式來決定袁枚的事業，是不能判定的，因他是集士商職業於一身。然貫穿他一生不會因階段性而更改的職業，就是「文人」的身份。這個身份是袁枚最喜歡的，因為「文人」爲他帶來讓人流傳的聲名，附帶著有助於他文學作品的銷售。袁枚在《隨園詩話》中曾提及：

余在山陰，徐小汀秀才交十五金買全集三部，余歸如數寄之。未幾，信來，說信面改「三」作「二」，有摺補痕，方知寄書人竊去一部矣。林遠峰云：「新建吳某夜被盜，七人明火執仗，捆縛事主，甚鬧，最後有美少年，盛服而至，翻擷架上，見宋版文選，小倉山房詩集各一部。笑曰：『此富兒能讀隨園先生文，頗不俗；可釋之。』手兩書而去。」余按唐人載李涉遇盜一事，彷彿似之。至于竊書者，則又古人所無。方藕舫明府云：「高麗進士李承熏、孝廉李喜明、秀才洪大榮等，俱在都中購隨園集，問余起居、年齒甚殷。」嘻，余愧矣！（《詩話補遺》卷六，第一條，頁711）

袁枚從竊書事件，把自己文學作品受人喜愛的程度表露無遺。特別提此事，是見證自己的文名與文學作品銷售量成正比。

袁枚在仕途路上，官升不上去，又要居於人下，無法施展自我適情適性理想，所以辭官而隱。袁枚的理想與淵明截然不同，袁枚的心思放在自我經營爲主，而淵明是關心天下蒼生的治世理想。因此淵明隱後的生活清苦自樂，但袁枚不甘於清苦，另尋舒適暢意的生活。離仕是袁枚自我解放的自由，他曾說：「櫪馬負千鈞，長鞭挾以走。一旦放華山，此身爲我有。」（〈解組歸隨園〉《詩集》卷五，頁87），當官的公務對袁枚是一種負擔。「今園之功雖未成，園之費雖不貲，然或而待周，或損而待修，固未嘗有迫以期之者也；孰若余昔年之腰笏磬折，里甍喧呶乎？代惡草，剪虬枝，惟吾所爲，未嘗有制而掣肘者也；孰若余昔時之仰息崇轅，請命大胥者乎？」（〈隨園後記〉《文集》卷十二，頁205~206）如今袁枚在隨園經營，真實感受一切由自我作主，沒有他者牽制干涉的自由。袁枚對自己棄官後的生涯規畫很滿意，「自分官職得郡文學已足，而竟知大邦；家計得十具牛已足，而竟擁百畝；園得一椽已足，而竟四記之，疏名目而分咏之。私揣余懷，過矣哉！不意數年，過之中又有過焉。」（〈隨園五記〉《文集》卷十二，頁208）他心中對於理想的步步實踐，